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三

起著雍涇灘盡上
章閼茂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
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
歸于洛陽

歸儀于
京師也

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楸尚太

祖女清河公主

此女欲以妻丁儀文帝止之以妻楸楸音茂

文帝少與之親

善

少詩照翻

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使承

淵處

淵鎮長安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

之丞相司馬魏延曰

漢丞相有長史而無司馬是時用兵故置司馬

聞夏侯楸

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

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

褒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三十

六卷平帝元始五年安帝延光四年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

川余按今洋川東百六十里有子午谷郡縣志曰舊子午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

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則今路是也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

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時遣督軍

御史與京兆太守共守長安晉志曰文帝受禪改漢京兆尹為太守守式又翻橫門邸閣與散

民之穀足周食也魏置邸閣於橫門以積粟民聞兵至必逃散可收其穀以周食橫音光

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比必而公從斜谷來斜余遮翻

谷音浴又古祿翻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

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

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為怯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

將亮之不用廷計者知魏主之明略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況欲乘險倥倖盡定

咸陽以西邪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班志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脈水沔山則

斜谷之路可知矣郿師古音媚郿故使鎮東將軍趙雲城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

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今興元府褒縣北十五里有箕山鄭子真隱於

此趙雲鄧芝所據即此谷也又據後漢書馮異傳箕谷當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帝遣曹真都

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陳讀曰陣

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

無備豫謂不豫為而卒聞亮出卒讀曰猝朝野恐懼於是天

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

魏分隴右置秦州天水南安屬馬漢靈帝中平四年分漢陽之

獮道立南安郡漢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史追書關中也安定郡屬雍州杜佑曰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

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

合兵書致人之術

兵法曰善戰者致人帝姑以此言安朝野之心耳

破亮必也

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

郃合翻

又曷

丁未帝行如長安

親帥師繼郃之後以張聲勢如往也

初越雋太守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

好呼

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

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猶謂不然以謾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以孔明略

所以待謾者如此亦足以見其善論軍計矣觀孔明及南征之時謾陳攻心之論豈悠悠坐談者所能及哉

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謾督

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

續漢志漢陽略陽縣有街泉亭前漢之街泉縣也省

入略陽杜佑曰街泉亭在隴縣又曰平涼郡界有街泉

亭馬謖為張郃所敗處又考五代史志漢川郡西縣有

街亭山嶠冢山漢水則隋之西縣蓋兼得隴西之獮道

漢陽之西縣矣又按郡國縣道記梁州之西縣本名白

馬城又曰湍口城後魏正始中立嶠冢縣隋謾違亮節

始改曰西縣此非續漢志漢陽之西縣也

度舉指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

郃傳言謾依阻南山舍讀曰捨上時掌翻

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

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續漢志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有蟠冢山西漢水收

謾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

下遐稼翻為于偽翻

撫其遺孤

恩若平生

殺之者王法也恩之者故人之情不忘也

將琬謂亮曰昔楚殺得

臣文公喜可知也

左傳晉文公及楚子玉得臣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公猶

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得臣然後喜可知也杜預曰謂喜見於顏色

天下未定而

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觀此則將琬亦重謾矣

亮流涕曰孫武所

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

孫子始計篇曰法令孰行言法令行者必勝也

故其教吳宮美人兵必殺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

吳王寵姬二人以明其法左傳晉悼公合諸侯其弟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謂魏絳能以刑佐民使佐新軍四海分裂

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謾之未敗也裨將軍

巴西王平連規諫謾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

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

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據王平傳平所識不過十字觀其收馬謖

敗散之兵拒曹爽猝至之師則用兵方略固不在於多識字也迸北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亮既誅

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

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

既總統五部兵時亮屯漢中又使之兼當營屯之事進位

討寇將軍封亭侯

後漢之制列侯有縣侯鄉侯亭侯

亮上疏請自貶三

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

敗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

軍

據晉書職官志鎮軍將軍在四征四鎮將軍之上今趙雲自鎮東將軍貶鎮軍將軍蓋蜀漢之制以鎮東

為專鎮方面而以鎮軍為散號故為貶也

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

相錄

錄收拾也將即亮翻下同復扶又翻

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

芝曰趙雲身自斷後

斷丁管翻

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

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

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岍庫

水經注褒水西北出街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

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

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

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又

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

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

而已後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也亦

崖即赤岍蜀置庫須十月為冬賜

於此以儲軍資也須待亮大善之或勸

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

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謂兵之勝敗在將也

少詩
沼翻

今欲減兵省將

將即
亮翻

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

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

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

躋巨
嬌翻

於是考微勞甄壯烈

甄稽延翻
察也別也

引咎責躬布所失

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善敗

者不亡此之謂也姜維
之敗則不可復振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

詣亮降

降戶
江翻

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

續漢志丞相倉
曹掾主倉穀事

使典軍事

考異曰孫盛雜語曰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
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

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按維
粗知學術恐不至此今不取

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

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

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杜佑曰漢陳倉故城在今
縣東二十里治直之翻

夏四

月丁酉帝還洛陽帝以燕國徐邈為涼州刺史

晉志曰涼

州蓋以其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
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統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
酒泉燉煌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

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

徇

帥所
類翻

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

吳王

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

者

所謂山越宗帥也魴符方翻帥所類翻

令謫挑揚州牧曹休

魏揚州止得漢之九

江廬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為吳所據謫古穴翻挑徒了翻

魴曰民帥小醜不足

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

譴懼誅欲以郡降北

誘音酉降戶江翻

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

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

郎官尚書郎也詰去吉翻

魴因詣郡門下

鄱陽郡門下

下髮謝

吳主之詰周魴之謝皆所以謫曹休也

休聞之率步騎十

萬向皖以應魴

皖戶板翻下同

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

懿督諸軍屯宛

使向賈逵向東關

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有東江陵

岨魏置柵後諸葛恪於東關作大堤以遏巢湖謂之東興堤即其地也

三道俱進秋八月

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

此猶

古之王者遣將以推轂之意也

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

琮祖宗翻

各督三

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

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

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

元豐九域志舒州桐城縣北有挂車鎮有挂車嶺鎮因嶺

而得

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

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則彼衆

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

斷丁管翻

若蒙天威得

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

洛

漢末都許有許昌宮魏時都洛魏略曰文帝改長安
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

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
東界鄴為中都之地

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

言歷萬
世惟有

此一時機
會可乘耳

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

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

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

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

背蒲妹翻旁步
浪翻易以歧翻

此兵之絀地也

絀古賣翻胃也言其地險師行由之為所胃挂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

形有通者有挂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若入無疆口

無疆口在夾石

東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于石亭

時吳王在皖口

遣遜等與休戰于石亭則其地當在今舒州懷寧桐城二縣之間

遜自為中部令朱桓

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

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

略盡

休蓋未嘗整陳交戰而敗也兩音亮乘繩證翻

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

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

按逵傳逵自豫州進兵取西陽以向東關休自壽春向皖

西陽在皖之西而東關又在皖之東今與休合蓋使合兵向東關也達曰賊無東關之備

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

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

斷丁管翻下同

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

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

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

也

左傳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先悉薦翻

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

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

望見達軍驚走

驚走者斷夾石之軍耳

休乃得還達據夾石以兵

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

達與休不善文帝黃初中欲假達節休曰

達性剛易侮諸將不可為督遂止

及休敗賴達以免

九月乙酉立皇

子穆為繁陽王

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

不問

敗軍者必誅烏可

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

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鬱

築鞬鬱築鞬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圍豫於馬城

馬城縣漢屬代郡魏晉省蓋城邑殘破已弃為荒外之地矣鞬居言翻

上谷太守閻志柔

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

自漢建安時間柔已護烏桓故其兄弟為二虜所信

往解

諭之乃解圍去

冬十一月蘭陵成侯王朗卒

漢諸

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

多以為疑

因祁山之敗疑魏不可伐

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

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

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

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

瀘魯都翻

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

於蜀都故胥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難乃旦翻下同

而議者

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疲於西謂郫縣和山之師務於東謂

江陵東關石亭之師也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危然

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

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也後皆同

劉繇

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

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北臣之

未解二也

難乃旦翻坐大言坐致強大也策破劉繇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破王朗事見

六十二卷建安元年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

操以

之善用兵亮謂之髣髴孫吳孫吳固未易才也

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

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困於

南陽謂攻穰為張繡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偪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謂

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尚於祁山時也僞定者言雖

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基漢故曰僞幾居希翻

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

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

昌霸昌締也操累攻不下

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為

先主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

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駕下者自謙以馬為喻若駕臨下乘也

自臣到漢中

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邵

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喪息浪翻邵古合翻又曷閭翻曲長一曲之長

也軍行有部部下有曲曲各有長長

突將無前

將即實亮翻

史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

蜀兵謂之史賓史巴賓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種散

騎武騎當時騎兵分部之名賓藏宗翻騎奇寄翻

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

又復扶當

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言不戰而將士耗損已如此也

今民窮兵

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

虛圖之

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交

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支持也支久猶言持久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

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

東連吳越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拊手秉快之意發見於外者也

西取巴蜀

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

舉兵北征夏侯首

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

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

見事

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兩然後之然轉語之辭與他文然後之義不同

秘歸蹉跌曹丕

稱帝

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三年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自祁山之

敗亮益知魏人情偽故其所言如此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

已有備亮不能克

曹真使郝昭先守故亮不能克此下申言昭守亮攻客主相持之事通鑑

書法類

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

靳於焮翻
說輸芮翻

同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

科條也
練習也我之

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

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

使詳重說昭

重直
用翻

言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

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

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

魏兵救陳倉
者自東來故

曰東救度
徒洛翻

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

火箭逆射其梯

射而亦

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

連石磨壓其衝車

磨莫卧翻石磴也

衝車折

折而設翻

亮乃更為井

闌百尺以射城中

以木交構若井闌狀

以土丸填壘

壘七

欲直攀

城昭又於內築重牆

重直用翻

亮又為地突

地突地

欲踊出

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

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

時郃將兵伐吳

屯于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長山曰方城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者即此也使擊亮帝自

幸河南城置酒送郃

河南城在洛陽城西

問郃曰遲將軍到

遲直利翻

待也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

臣到亮已走矣

比必寐翻

郤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

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內侯

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尚論

其才則全城卻敵者其才非優於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

初公孫康

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

既長

治直之翻長知兩翻

勛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暄曰公孫

氏漢時所用

公孫度守遼東見五十卷獻帝初平元年

遂世官相承

古者世爵

不世官爵謂公侯伯子男官謂卿大夫也今謂之世官者以公孫氏所據之地漢遼東太守之職守耳子孫相

襲是世官也

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

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

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

有黨故能奪恭位與之為仇者則恭之黨

也先其不意以兵臨之

先悉薦翻

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

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為公孫淵叛魏張本

吳王

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下遜檄翻

初孫策

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

少詩照翻

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

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

望責望也怨望也

吳王守陽羨長

陽羨縣前

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賢曰故有所私用策或料覆

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長知兩翻

料音聊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

為于偽翻傳讀使

審校也無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

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之重實儀事亦類此更工衡翻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

陰平道前

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屬國都尉魏分置陰平郡唐為文州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

之禹貢黑水西河為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

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雍闕周都豐錫雍州為王畿平王東遷雍州為秦地漢武置十三州以雍州之西偏為涼州其餘並屬司隸光武都洛關中復置雍

州尋罷復以司隸統三輔獻帝興平元年河西為河寇所隔置雍州以統河西諸郡至魏以河西置涼州以隴右為雍州及晉以隴右置秦州而雍州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武都陰平雍於用翻亮自出

至建威

水經注漢水西南逕祁山軍南西流與建安川水合建安水導源建威西北山東逕建威城南

又東逕西縣歷城南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嶓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徵外逕階沔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軍利劍閣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

淮退亮遂拔二

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夏四月丙申吳主即

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

時夏口武昌並言黃龍見權遂以改元

百官畢會

吳主歸功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

言

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一號綏遠第十四

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

矣

歸功周瑜以能拒曹公而成三分之業也乞食謂張昭欲迎曹公也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

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

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

為翼正都尉

輔正及翼正都尉皆吳自創置之

而謝景范慎羊衡等皆

為賓客

衛古道字

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

賓客目

目者因其人之才品為之品題也

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

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

則謝景

凝堅定也宏濶遠也達明通也好辯者每不能堅定其所守故以能凝辯而證據宏遠明通者

可以釋難疑之糾結也

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

究窮竟也甄察別也夏戶

翻雅羊衛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

浮孝敬深而陘

諸葛恪字元遜顧譚字子嘿謝景字叔發范慎字孝敬狠戶蟹翻陘與狹同

衛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

卒子恤翻惡烏路翻

其後四人皆敗如

衛所言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

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

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古今之正義也好呼到翻

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

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

釁隙也情欲也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穀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杜預注曰犄其足

也今若加顯絕譬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

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

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

須待也

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

北賊謂魏也

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

事並見前優

謂寬假為優饒

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

所言

計者大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焉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

無上岍之情

謂孫權之志在保江不能上岍而北向也上時掌翻

推此皆似是而

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

魏賊之不能渡漢

言魏不能渡漢而圖江陵也此漢班志所謂東漢水也

非力有

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

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

言蜀若破魏吳亦將分功

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

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已深矣

言蜀與吳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

而魏河南之衆欲留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也

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

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

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充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

谷關為界

漢武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扶風馮翊三郡北得冀

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河南弘農二郡位望隆乎牧伯銀印青綬在十三部刺史之上後漢省朔方

刺史以隸并州合司隸於十三部之數魏以司隸所部河東河南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以

三輔還屬雍州此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以漢司隸所部分之也張昭以老病上還官

位及所統領工時更拜輔吳將軍更工班亞三司改封

婁侯婁古縣也前漢屬會稽郡東漢分屬吳郡今蘇州崑山縣地吳以封昭非真國於婁而君國子民也

食邑萬戶昭每朝見見賢通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

直言逆旨已當作以古中不進見後漢使來使疏更稱

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坐祖彼

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折屈也李奇曰廢失氣也晉灼曰廢不收也復扶又翻下同

明日遣中使勞問勞力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

到翻

翻下同

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

下屬老臣

太后謂權母吳氏也屬之欲翻

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

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

主辭謝焉 元城哀王禮卒 六月癸卯繁陽王穆卒

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

大長秋漢宦者曹騰也

夫人

吳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

以繼大宗

嫡子之出相承為宗子庶子之出為支子支岐出也

則當纂正統而奉

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

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元年

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

誤時朝

朝直遙翻

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

叙昭穆於前殿

昭讀曰侶如遙翻

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

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

昭序

穆於前殿謂定陶恭皇與元帝序昭穆也東宮謂太后宮四位謂丁傅趙后與元后並稱太后事具見三十四

卷三十

自是之後相踵行之

謂漢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

孝王為孝穆皇父蠡吾侯志為孝崇皇靈帝尊祖河間王淑為孝元皇父解瀆亭侯萇為孝仁皇其妃皆尊為

也后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春秋文公二年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舊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於是乎不臣華戶化翻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

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帝無子知必以支孽為後故豫下此詔以約飭為人子為人臣者

九月吳主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

復扶又翻

留太

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

九官九卿也

使上大將軍陸遜輔

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

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

大將軍三郡豫章鄱陽廬陵也三郡本屬揚州而地接荊州又有山越易相扇動故使遜兼掌之

南陽

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

廙羊職翻又羊至翻

同郡謝景稱之於遜

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

長知兩翻

廙以細辯而詭先聖

之教

詭異也戾也

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

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

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

獨西陵置都督以國之西門統攝要重也杜佑曰西陵今夷陵郡隲之日翻求見啟誨隲於

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行

孟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

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

也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宅百揆契作司徒棄后稷皋陶

治直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

范昭曰願請君之棄爵景公曰諾已飲晏子命徹尊更

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恥其君而

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

外漢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

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
折衝厭難勝於無形

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

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張紘還吳迎家道病

卒臨困授子留牋

留牋猶今遺表也

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

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

書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

神明治直吏翻下同

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

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

易以歧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與治

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

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
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操千高翻

甘易同之歡

易以

無假取於人

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

離則有釁

言納忠而不合於上則工下之情離釁隙由此而生也

巧辯緣間

間古

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

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

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

省書為之流涕

省悉景翻為于偽翻

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

水經注平望觀在華林園東南
天淵池水逕觀南觀古玩翻

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

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

斷丁初魏文侯師李悝

著法經六篇

悝苦回翻漢藝文志法家者流李悝三十篇注云李悝相魏富國強兵今言法經

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若韓非子也

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

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

六卷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世有增損錯

糅無常

糅女救翻雜也

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

馬鄭

馬融鄭玄也

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

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

句尚書衛覬奏曰

覬音冀

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

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

縣讀曰懸

而選用者之所

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

晉職

官志律博士屬廷尉

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

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

百八十餘篇

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書令用之於國軍中令用之於軍

於正律九

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十一月洛陽廟成

元年初營

宗廟至是而成

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鄴

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嵩裴

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

十二月雍丘王植

徙封東阿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

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沔陽成固二縣皆屬漢中郡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城南城即

陽平關也又東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又東逕沔陽故城南城南對定軍山又東過南鄭縣又東過成固縣南如此則漢城在南鄭西樂城在南鄭東也又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有梁州山與孤雲兩角山相接大山四圍其中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杜佑曰樂城在梁州西縣西南杜佑曰洋州興道縣漢成固縣地蜀之興執宋白曰興勢山名在興道縣西北二十里洋州管下西鄉縣本成固縣地

四年春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

夷洲

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傳言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

求蓬萊神仙不得福懼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地有銅鐵唯用鹿骨為矛以戰鬪摩厲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為工者也今人相傳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國中至今廟祀徐福

欲俘其

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

江東見衆

見賢通翻

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

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吳主不聽

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

中書郎即通事郎晉志曰

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

及晉改曰中書侍郎颺余章翻又余亮翻

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

更工衛翻以

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玄

尚之子也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

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

豫

晉職官志曰漢武帝遊晏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

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

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自此始魏又改漢選郡尚書

曰吏部尚書比等比也音昆寐翻三豫者容三人得豫於題品之中也

行司徒事董昭

望

輕未可為公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

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

也

治直吏翻敗補邁翻

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

始

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曹偉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

伏惟前後聖詔深

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

權勢莫能糾擿

擿他狄翻

毀壞風俗

壞音怪

侵欲滋甚竊見當

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

少詩照翻

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

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

趨七喻翻

合黨連

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

訾將此翻

用黨譽為爵賞附已

者則歎之盈言

歎者嗟歎而稱其美也盈溢也歎美之過溢於言辭則為溢美之言

不附

者則為作瑕釁

玉之病曰瑕器之隙曰釁

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

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

言廣布黨友則互為羽翼身安而無患可以度

世也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

謂毀譽所加彼

誠好譽而惡毀則其心柔服調順於我無忤如吞之以藥也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

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

謂如

職在尚書出入禁省則有令史有主書有蒼頭廬兒為之給使今使奴客冒其名以出入往來為姦凡此

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

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

謂殷尚質

周尚文各隨教而變也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

三典三謨也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更學

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

不務道本者罷退之

郎吏謂尚書郎也

於是免誕颺等官夏

四月定陵成侯鍾繇卒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

秋七月葬武宣皇后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

數所

角翻請由斜谷伐之

斜余遮翻谷音浴

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

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

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

武威恐當作武都否則建威也

司空

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

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多

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

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

鈔楚交翻

多留兵守要則

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

復扶

又翻

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

真據之遂行

詔以議下真將與之商度可否也真執於出師遂以詔為據而行下遂稼翻

八月辛巳帝行東巡乙未如許昌漢丞相亮聞魏兵

至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

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汭漢水

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于成固故於此待之

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

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李嚴本都督江州今赴漢中令其子

為督軍以典後事

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

疏曰

華戶化翻上時掌翻

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

治道

治直吏翻

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

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

釁可坐而待也

魏以吳蜀為二賊

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

於前世猶不克平

二祖謂太祖武皇帝世祖文皇帝也

朕豈敢自多謂必

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

探他舍翻

無由自敝是以觀兵

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

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

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于孟津武王度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

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

便有天雨之患稽閔山險

閔與疑同

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

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

左傳隨武子之言

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

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

王兵王者散之兵也

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

蘇後爨師不宿飽

前書李左車說陳餘之言蓋前乎左車已有是言矣

此謂平塗

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

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

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

半谷

謂子午谷之路行纔及半也

治道功夫戰士悉作

治直之翻

是賊偏

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

出關而復還

復扶又翻

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

事見漢獻帝紀及魏文帝紀

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

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豐乘而

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易兌卦彖辭難乃旦翻

肅

朗之子也

王朗為公於黃初之初

九月詔曹真等班師

班還也

冬

十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統留事

漢成帝罷中書

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日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後又置三公曹是為五曹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為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坐後改吏部為選部

魏又改選部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
吏凡五曹尚書左右二僕射一合為八坐
帝還主者

奏呈文書

尚書諸曹各有主者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帝曰吾省與僕射省

何異

省悉景翻

竟不視

十二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

帝以舊陵庫下改葬朝陽陵亦在鄴

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

寵表召充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

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

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

上表言敵情請不罷兵也

後十餘日吳果

更到合肥城不克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

數外出

數所翻

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

蔣琬字公琰

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青州人隱蕃

姓譜隱以諡為氏

逃奔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為無道微

子先出

商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奔周

高祖寬明陳平先入

事見九卷漢高帝二

年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

致

言蒙天之靈得自全而致身於吳也

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

見精別

此主者謂主客之官降戶江翻別彼列翻

使臣微言妙音不得上達

於邑三歎

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或曰於音烏邑烏合翻

曷惟其已

用詩人語謹詣

闕拜章乞蒙引見

見賢通翻

吳主即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

時務甚有辭觀

言其敏於言辭美於儀觀也觀占玩翻

侍中右領軍胡綜

侍坐

吳置中領軍及左右領軍坐徂卧翻

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

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辨有似禰衡

禰乃禮翻

而才皆不及

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

治直之翻

且試都

輦小職

國都在輦輦下故曰都輦

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為廷尉監

自漢以來廷尉有正有監有平

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

之才

數所角翻

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

雲集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衡

及宣詔郎豫章楊迪

吳置宣詔郎掌宣傳詔命

拒絕不與通潘濬子

翦亦與蕃周旋

翦章庶翻杜預曰周旋相追逐也

饋餉之濬聞大怒疏

責翦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

言志在致命以報國恩

爾輩在都當

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

降戶在遠

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

惆悵丑翻

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

百促責所餉

濬欲布其子之罪於國中

當時人咸怪之

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

晉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

禁止者雖未下之獄使人守之禁其不得出入止不得與

親黨交通也鄭樵通志曰禁止謂禁入殿省也符所屬行之盤洲洪氏曰魏晉以來三臺奏劾則符光祿勳加

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不歷時乃解武陵五

谿蠻夷叛吳吳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呂岱還屯

長沙溫口

呂岱討交州見上卷文帝黃初七年

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知縣_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_臣孫鶴年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

七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四

起重光太淵獻盡閏逢攝提格凡四年

列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軍

五萬人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

同出為姨母之

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長知兩翻

武陵太守衛

於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

於與旌同使疏吏翻

欲有自託之計吳

主曰承明不為此也

潘濬字承明

即封於表以示濬而召於

還免官衛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

亶洲絕遠卒不可得至

卒子恤翻

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

無功誅

吳遣溫直見上卷上年

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

府事

蜀置左右中三部護署府事署漢中留府事也

嚴更名平

更工衡翻

亮帥諸軍

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

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

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頭轉者為

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韉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勞帥讀曰率於是大司馬

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

陵郭淮等以禦之

郃古合翻又曷閤翻費父沸翻

三月郃陵元侯曹

真卒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

精兵四千守上邽

上邽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以來屬漢陽郡

餘衆悉出西

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

雍郿二縣皆屬扶風郡雍於用翻郿音媚又音眉

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

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

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觀

懿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

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

邽郭淮費曜等徼亮

徼讀曰邀

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

芟所街翻

與懿過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

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

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

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

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

少詩沼翻

亦行去矣

懿不從故尋亮

有意為之曰故尋者隨而躡其後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

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

數所角翻

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

笑何懿病之

懿實畏亮又以張郃嘗再拒亮名著關右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敢戰情見勢屈為

諸將所笑相況羽翻

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

當監何平於南圍

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敢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

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監古暫翻

自案中道向亮

案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

山之圍自據中道與亮旗鼓相向也

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

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

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

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籍水出上邽

當亭西山東歷當亭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石帶五水木門谷之水其一也導源南山北流入籍水與

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脅而卒

中竹

仲翻郃與滕同卒子恤翻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黃初以

來諸侯王法禁嚴切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

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

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思齊之辭毛氏注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御迎也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

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

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

遞上

上時掌翻李周翰曰遞迭也言百寮宿衛以次休息更遞上直

執政不廢於公朝

朝直遙翻下同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

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治直之翻

至于臣者人道絕

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此言志同道合者謂疇昔文會之友也

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

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

塞惡則翻

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

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

殊絕也閼五慨翻

今臣以一切之

制

一切謂權宜也一說一切謂不問可否一切整齊之也

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

心皇極

皇極宅中之位人君居之

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詩邶風北門之詩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歸之於天余謂栢之意蓋謂君者

天也

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義

與邇

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四節謂四時之

節展舒也

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論語孔子曰兄弟怡怡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

呂延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也遺于季翻

齊

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

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族也百司謂百官也

如此則

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

無錐刀之用

思惟也省悉景翻

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

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度徒洛翻

若得辭遠游戴武

弁解朱組佩青紱

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弁佩青紱

駙馬

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

駙馬奉車都尉及騎都尉為三都尉皆漢武帝置魏晉以

下多以京室及外戚為之

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

拾遺左右

珥仍史翻珥筆插筆也古者侍臣持索簪筆華蓋乘輿車上施之魏晉之制侍中與散騎

常侍或乘輿御殿及出游幸祭祀治兵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乃臣丹誠之

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

離力智翽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

常棣匪他之誠

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所謂匪他也

又頻弁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

哀

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知念其父

母必念其同氣矣蓼音六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

昌

呂

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

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齊大夫杞梁戰

死于莒城其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臣

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

況譬也

若葵藿之傾太陽雖

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

言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日雖不為回光終是誠心向日也

為于為翻

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

陛下

施式智翻下同

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文子九篇班固

曰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表植獨先表也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否隔不通也友于兄弟也否皮鄙翻

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

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

也

光被時雍言帝堯睦族之效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氏箋曰緝熙光明也故植以言文王之治

被皮義翻

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

也事使之然

隆崇也謂立教之始各有所崇其流之敝則事勢使之然也惡如字

今令諸

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無禁錮諸國

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勅有

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

復扶又翻

朝直還翻

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

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

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

臣伏惟陛下遠

覽姬文二號之援

號仲號叔文王之母弟文王咨于二號以成王業

中慮周成

召畢之輔

召公畢公周同姓也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召讀曰邵下同

下存宋

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

皮之虎也

揚子之言

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將即亮翻

故語曰患

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

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畔成王誅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相左右

叔魚陷刑叔

向贊國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

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三

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

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

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

懾之涉翻

豪右執政不在親戚

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

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

齊太公姓呂其後為田成子所取非

呂族也晉唐叔姬姓其後為趙籍魏斯韓虔所分此不言韓以韓亦姬姓

惟陛下察之苟吉

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

離力智翻下得離同

欲國之安

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

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

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

勝音

升懣音悶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

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

朝直遙翻下同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

願足矣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

植求自試而但以優詔答之終疑之也

八

月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

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闕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

二載

自文帝黃初元年遣植等就國至是十二年惟思也載子亥翻

悠悠之懷能不興

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

適讀曰嫡

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漢丞相亮

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

李平即李嚴改名曰平

會天霖

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

狐忠即馬忠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馬

改名忠此姓從先名從後姓譜

狐周王子狐之後又皆有狐突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

還

喻以後主指

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詭軍

言運糧不繼

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

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

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也誘音酉

亮

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

負

首式救翻

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

平蓋嘗封侯也

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

戒

也吾與君父子勸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

東關

東關謂江州

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

護思負一意

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意於為國無復說變以自營也

君與公琰

推心從事否可復通

舌皮鄙翻

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

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

李嚴字正方為于偽翻下同

鄉黨以為不可近

近其斯翻

吾以為

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

謂蘇

秦張儀押闔其說以及覆諸侯之間今李平復為之復扶又翻

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

衛尉南陽陳震也

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

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

阜陵縣漢屬九

江郡魏改九江為淮南郡晉志曰阜陵縣漢明帝時淪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廬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

陵縣在滁州
全椒縣南

布遣人告凌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

凌騰布書

騰傳也上也

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

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

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

衛多則事必遠聞

問音

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

其宜會寵被書入朝

被皮義翻朝直遙翻

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

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

索山客翻

乃單遣一督將步

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

迸北孟翻

孫權自量其國之力不足以斃魏不過時於疆場之間設詐用奇以誘敵人之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凌允之兄子也王允獻帝時誅董卓先是凌表寵年過

耽酒不可居方任

方任方面也先悉薦翻

帝將召寵給事中郎

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

漢建安中武王操以寵為汝南太守太和三年

刺豫州是年都督揚州

二十餘年有勲方岳

自魏以下以督州為方岳之任謂其職猶

古之方伯岳牧也

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

可令還朝

朝直遥翻

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

康強帝慰勞遣還

勞力到翻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華歆卒

諡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華戶化翻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入

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闕

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

清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離力智翻

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

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帝愛女淑卒帝

痛之甚追諡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甄后

從孫黃與之合葬

甄之人翻從才用翻

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

襲爵

為于偽
翻下同

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

八歲下殤禮所不備

記檀弓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

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鄭玄注云略未成人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

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況未期月而以成人禮

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

比

朝直遙翻下同臨
力鵠翻比毘寐翻

而乃復自往視陵

復扶
又翻

親臨祖載

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

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

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

避衰謂五行之氣有王有衰徙舍以

避之也今人謂之避災便移殿舍謂欲營繕宮室故出幸許以便移殿舍也

或不知何故臣

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

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

水經注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治直之翻

及孟津

別宮皆可權時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

可計量

量音良

且古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

無恐懼之心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況乃帝

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

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
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月癸酉行
東巡 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

孫淵求馬初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

抵觸也數

所角翻好呼到
翻忤五故翻

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

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
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翻聞之以為五谿
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

去猶棄也
去羌呂翻

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

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

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復
是非故謂之愛憎白陳奏也

徙蒼梧猛陵

猛陵縣屬蒼梧郡劉昫曰唐梧州孟陵縣
藤州鐔津縣龔州南平武林隋建三縣皆

漢猛陵縣地
復扶又翻

夏四月壬寅帝如許昌五月皇子殷

卒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月帝行如摩陂

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治直
之翻

公孫淵陰懷貳心數

與吳通

數所
角翻

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

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

海道自東萊浮海陸
道自遼西度遼水

散騎

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

光武報寬融書曰吾

與爾非相吞之國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為不侵不叛之臣

不宜輕伐伐之而不

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

治直之翻先

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

質如字

歲選計

孝

計孝謂每歲上計及舉孝廉也

不乏職貢議者先之

先悉薦翻

正使一舉

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豫以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道無岍當赴

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賀等還至

成山

班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漢省不夜縣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

遇風

豫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聞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

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十一月庚寅

陳思王植卒

諡法追悔前過曰思

十二月帝還許昌宮侍中

劉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

朝直廷翻

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暄有膽

智言之皆有形

謂言蜀之可伐與不可伐皆有勝負之形可以動人之聽

中領軍楊

暨

中領軍主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其後

以資重者為領軍將軍領輕者則為中領軍

帝之親臣又重暄執不可伐之

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暄

過工承翻

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

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

馬於虔翻下同

暨

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

伐帝曰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暄可召賢也

賢證也驗也對問也

詔召暄至帝問暄終不言後獨見

見賢遍翻下同

暄責帝曰伐

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

與讀四預

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

罪

昧母禮翻一作寐說文曰寐而昧厭厭讀曰魔

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

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

矣於是帝謝之睦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

見賢遍翻中竹

仲翻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

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

暨亦謝之或謂帝曰睦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

同相吏翻趨七喻翻

陛下試與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

反者是睦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睦之情必無所

逃矣

言者謂暄善迎合上意上若有所問謂反上意而問之暄之對必與上所問者反而與上意所向者

合每問皆然則可以見暄迎合之情矣

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

馬

疏與疎同

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侍中在天子左右大鴻臚外朝

官也臚陵如制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晉傅玄著書號傅子

以暄之明智

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

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

敦厚也崇尚也

內失君心外困於俗

卒以自危

卒子恤翻

豈不惜哉

時嘗譖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
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
果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扶擿羣臣細過
以求媚於上

好呼到翻扶一決翻挑也擿他歷翻發動也

黃門侍郎杜恕上

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

續漢志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
民章報及勅伯史右丞主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
庫藏茶寶漢儀曰左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魏晉
之制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
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
租布刑獄兵器器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罰罪罰也關

白也言有罪罰當開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剖也析也問責問也剖析其事而責問之也瑞孚表翻

又云諸當坐者別奏

廉昭又云諸當坐者別奏意欲并奏令僕坐之

尚書令陳

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志意懇惻臣竊愍然為

朝廷惜之

為于偽翻

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

長知兩翻

莫

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

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

不盡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

韓信

之言見十卷

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

豫讓事范中行氏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後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漆身吞炭必
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讓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
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行戶剛翻
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

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

遐蹤

契息
列翻

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

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

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

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讐

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

遂使疏者不敢毀譽

此言帝信其所親而疑其所疏遂使在遠之臣不敢言以至是非失

其真也疏與疎同聲音余

以致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

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

有道謂有道之士也

使之自同古

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將遂

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

使大臣怨乎不以

以用也見論語

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

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去四凶

共工驩兜三苗世濟其

惡然後去之數所具翻去毛呂翻

不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

言小過當略而

不問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

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

知讀曰智

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

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

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

下行

孟翻

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

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

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

治直之翻下同

以此建功

何功不成每有軍事

謂二邊有警急之時也

詔書常曰誰當憂此

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

公後私即自辦也

近詔謂近日所下詔也
先悉薦翻後戶邁翻

伏讀明詔乃

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

為治之本在於任賢事
之治不治乃其末也

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

為朝臣不盡稱職也

稱尺
證翻

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

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

處昌
呂翻

選舉非其人未

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

朝直
遙翻

陛下知

其不盡力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

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

為治直吏翻

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

屬之欲翻下同

定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

寺門官寺之門也

斯

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

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

按范書郭躬章帝元和三年拜廷尉

和帝永元六年卒不及安帝時蓋躬死後

竇嘉方辟其兄子也劾戶柴翻又戶得翻近司隸校尉

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

裴松之曰按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帝第五弟名

通為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

於受屬

屬之欲翻

選舉不以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

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

絕阿黨之原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

治直之翻

使臣之言少蒙察納

少詩沼翻

何患於姦不削減而養

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

擿他狄翻

然而世憎小人

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

其終始

復扶又翻

必以違衆迂世為奉公

迂五故翻

密行白人為

盡節

謂潛伺人之過失以白上乃以為盡節也

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

此邪馬於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

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背蒲妹翻趨七喻翻下同樂音

洛恕幾之子也建安中幾守河東有能名帝嘗卒至尚書門卒讀曰粹尚書

門尚書臺門也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

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

則請就黜退行下孟翻分扶問翻稱尺證翻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

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

望也社稷則未知也陳矯賈逵皆忠於魏而二人之子皆為晉初佐命豈但利祿之移人

哉非故家喬木而教忠不先也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

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

將即亮翻

守則經時

謂陸遜若

以兵圍守必經時而不能拔

又賊舍船二百里來

句絕舍讀曰捨

後尾空絕

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

軍趨楊宜口

魏廬江郡治陽泉縣續漢志陽泉縣有陽泉湖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

水經注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入決水謂之陽泉口趨七喻翻

吳人聞之

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

湖北遠壽春

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二百餘里遠于願翻下同

賊攻圍之得據

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

甚易

易以
鼓翻

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

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倚其

歸路

倚居
蟻翻

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

以弱且望賊烟火而壞城

壞音
怪

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

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為守

濟言望風移戍吳必劫掠
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

帝未許寵重表曰

重直
用翻

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

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

懾懼也懾
之涉翻

此為形實不必

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

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

遠于願翻

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

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

趙咨蓋必黃初初自吳使于魏者也

文帝重其辯給遂臣於魏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

陂觀龍改元

白是改摩陂曰龍陂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

姓譜宿本風姓

伏羲之後封於宿風俗通漢有雁門太守宿詳

郎中令孫綜

晉志王國置郎中令淵未封王潛置

也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之大赦

偽為于

三月吳主

遣太常張弼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
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
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

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背蒲妹翻遠來

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使疏吏翻

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難乃旦翻昭意彌切吳

主不能堪案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

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數所角翻折之舌翻

孤常恐失計

失計謂不能容昭而殺之也

昭孰視吳主

古孰熟字通

曰臣

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

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因涕泣橫

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

卒子恤翻

昭忿

言之不用稱疾不朝

朝直遙翻

吳主恨之土塞其門

塞悉則翻

昭

又於內以土封之

張昭事吳有古大臣之節

夏五月戊寅北海王

毚卒

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洛陽宮鞠室災

鞠室者畫地為域以楚鞠因以名室

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

與深結和親

步度根保塞見七十卷文帝黃初五年誘音酉

自勒萬騎迎其累

重於陁北

累力端翻重直用翻陁音刑陁北陁嶺之北也唐代州雁門縣有東陁關西陁山

并

州刺史畢軌表軌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

表曰

省惡景翻

步度根已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

慎勿越塞過句注也

漢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

十年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自陁嶺以北並棄之故以句注為塞

比詔書到

比必寐翻

軌已

進軍屯陰館

應劭曰句注山名在雁門陰館縣杜佑曰句注山即雁門縣西陁嶺句伏儼音俱包

愷音鉤

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

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

陰館樓煩二縣漢皆屬雁門郡

而晉志無之蓋已棄之荒外矣

二將沒步度根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

塞

泄歸泥扶羅韓之子

與軻比能合寇邊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

中軍討之

晉職官志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

軻比能乃走

慕北泄歸泥將其部衆來降步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

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弼許晏等首傳送京師

悉沒其兵資珍寶

卒如張昭之言傳直戀翻

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

馬封樂浪公

樂浪音洛琅

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

難易靡所不嘗

嘗試也易以鼓翻

近為鼠子所前却

謂稱臣以誘吳使使

前既又斬其使以却之也

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

無顏復臨萬國

復扶又翻

就令顛沛不以為恨

知其不可而欲興忿兵也

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

見事

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敗備西陵

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三年敗補邁翻

禽羽荆

州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

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推其鋒聖化

所綏萬里草偃

言如風行而草偃也

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

猷道也謀

也幾戶

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

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以喻權不當輕萬乘之重乘繩證翻此臣之所惑

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

而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桴芳無翻編竹木渡

水大者曰桴小者曰桴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

时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謂權所以遠惜

遼東而不忍棄絕之者以其民衆與其地產馬也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

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

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事見二十八卷永光元年劾武粉翻何則水

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

貊莫百翻

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鈔

銖者十分黍之重言其輕也

犬羊

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

墉克角翻曉瘠也

穀

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

卒讀曰猝度徒洛翻

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

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漾

滉漾水深廣貌

滉戶廣翻漾以兩翻又余亮翻

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

之間人船異執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

不得設此不可二也

賁音奔

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

下善生流腫轉相滂染

滂烏故翻流腫者謂毒氣下流足為之腫古人謂之重腫今人

謂之脚氣

凡行海者稀無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秉

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

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

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

謂傾身而卧側鼻而息不得展布四體安於偃仰也

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

曹尚書陸瑁上疏曰

吳選曹尚書即魏選部尚書瑁音冒

北寇與國壤地

連接苟有閒隙

閒古覓翻下同

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

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

為手偽翻

而更

棄本追末捐近治遠

治直翻

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猶

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

北寇猶虜皆謂魏也

又兵家之術以

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

兵法以逸待勞又曰逸則

能勞之言敵人用智以疲我苦不自覺比我覺知則得失之間相去多矣

且沓渚去淵道里

尚遠

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應劭曰沓長荅翻又據陳壽志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

居齊郡界為新沓縣即沓渚之民也

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便強者進取次

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

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

衆之日唇齒相濟

此慮魏乘吳伐遼之間而南侵也狙千余翻

若實了然無

所憑賴

了然猶言曉然也蜀本作孑然文義尤長孑孤孑也謂淵孤立孑然無援也

其畏怖

遠迸或難卒滅

怖普布翻迸北孟翻卒讀曰猝

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

乘間而起

山虜謂丹陽豫章鄱陽廬陵新都等郡山越也乘蜀本作承間古覓翻

恐非萬

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

重直龍翻

夫兵革者固

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

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

從千容翻

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

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

盤互謂各盤據而互為敵也夏戶雅翻

率須深根

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

也

舍讀曰捨治直之翻

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

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諭而已

佗徒河翻事見十三卷漢

文帝元年易以豉翻

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

場音亦

未宜以淵為先

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

幸甚吳主乃止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

數所角翻

昭固不起

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

過工禾翻

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

以恐之

恐丘共翻

昭亦不出吳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

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

朝會

朝直選翻

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

襄平縣遼東郡治所淵所都也

公孫

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

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

中使中節人使也使疏吏翻陳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

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菟同都翻

玄菟在遼東北二百里

此非玄菟

郡舊治也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

仰牛
向翻

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

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

城郭殺其長史為國報恥

長知兩翻
為于偽翻

然後伏死足以無

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結

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郡中張松所告

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彊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

瘡著郗

疽千余翻着直
略翻郗與膝同

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

山谷

崎丘宜翻
嶇音區

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

創初良
翻下同

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

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

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委棄也於是推旦彊

使前推吐雷翻德獨留守羣採菜果食之食讀日飲旦彊別數日

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高句麗國

在遼東之東千里位宮漢高句麗王宮之曾孫也宮生

而開目能視及長勇壯數犯漢邊位宮生墮地亦能開

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以似其祖故名曰位宮句麗

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擾台使者帛衣先人

帛衣三國志作卓衣句音給言有賜為遼東所劫奪給徒

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變翻

位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遣卓衣二

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鷄雞皮十

具

郭璞注山海經曰鷄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鬬敵死乃止鷄何葛翻

旦等見吳主悲

喜不能自勝

勝音升

吳主壯之皆拜校尉是歲吳主出

兵欲圍新城

合肥新城也

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

大船向岬船高岬卑故謂舍船就岬曰下船以自船而下也遠于願翻

滿寵謂諸將曰孫

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

一切之功

要一遙翻

雖不敢至必當上岬耀兵以示有餘

上時

掌翻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岝

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卒讀曰猝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蜀庾降都督張翼水經

注寧州建寧縣故庾降都督屯蜀後主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之用法嚴峻南夷豪帥

劉胄叛帥所類翻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

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其人謂召翼者也即就也翼曰不然吾以蠻

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稱尺證翻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

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

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

懈古
隘翻

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

破冑斬之

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

亮集曰流
馬尺寸之

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
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
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去前腳孔分墨三寸七
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
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
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
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
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一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
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
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
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
寸五分形制如象

象

斡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

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二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按明年亮即出斜谷所謂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通自

再攻祁山之後至是凡三年也
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

二年

考異曰唐太宗晉書景懷憂侯后傳后以此年死云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

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鴆崩按是時司馬懿方信任於明帝未有不臣之迹況其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鴆其妻俱非事實蓋甚之之辭不然師自以他故鴆之也今不取

春二月

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三

月庚寅山陽公卒

獻帝自禪位至卒十有四年年五十四

帝素服發喪

己酉大赦 夏四月大疫

崇華殿災

是歲復修改崇華曰九龍殿引

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

諸葛亮至郤

郤音媚又音眉

軍於

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

背蒲謂妹翻

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

原

水經注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逕其北又亮與步騭書曰原在武功西十里上時掌翻

諸將無

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

雍於用翻亮

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

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

盪徒朗翻

此非國之利也

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塹七漢兵大至淮逆擊却

之亮以前者數出數所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

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

姓安堵軍無私馬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巢湖口即今柵江口

也在和州歷陽縣西南百五十里水導源巢湖裴松之

曰巢祖了翻今巢湖與焦湖通焦勦音近故有勦音今

鎮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

向襄陽瑾渠谷翻沔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

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

殄夷將軍蓋魏所置

然不在沈約志所謂四十號將軍之數

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

以致大軍耳

質音致

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

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

罷讀曰疲

若賊見計

言窺見吾所以待敵之計也

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

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

并召所休將士

分休猶番休也

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

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

少詩召翻

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

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

先悉薦翻

揚聲進道震曜

形執騎到合肥疏其行隊

疏讀曰疎行戶剛翻

多其旌鼓曜兵城

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

後必震怖遁走

要一逞翻斷丁管翻怖普布翻

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

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

陽終以破隗囂

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

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

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

合肥

襄陽以備吳祁山以備蜀也

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

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

比必麻翻

乃使征蜀護軍秦朗

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

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

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龍舟東

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

射而亦翻又

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

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

表詣吳主邏者得之

扁補典翻又音篇邏郎佐翻

諸葛瑾聞之甚懼

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

當急去

乾音干

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

葑菜也謂之蔓菁豆菽也

與諸

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

陸遜一名議字伯言

其必當

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

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

謂敵既知權還料遜兵當退已分守

要害之處欲以遮截遜所部兵既無進取之氣而有遮截之慮則其意恐動將至於或降或潰也復伏又翻

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

謂吾怖

怖普布翻

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

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

上時掌翻

魏人素憚遜

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執步趣

船

趣七俞翻

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

蓋立圍屯於白河口因以為名

託言住

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

新市安陸

二縣皆屬江夏郡魏初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石陽舟車湊焉頗為繁富沈約曰江夏曲陵縣本名石陽晉武

帝太康元年改曰曲陵宋明帝泰始六年併曲陵入安陸縣

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

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

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

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壬申葬漢孝獻皇

帝于禪陵

帝王紀曰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賢曰在今懷州修武縣北二十五里劉澄之地記曰

以漢禪魏因以名焉

辛巳帝還許昌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

百餘日亮數挑戰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

人之服

字書幘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對翻據劉昭注補輿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幘蓋婦人首

飾之稱不特喪冠也遺于季翻

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

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

復出矣

治直吏翻復扶又翻

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

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孫武子及司馬穰苴之言也將

即亮翻

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

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

懿所憚者亮也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以

覘壽命之久近耳戎事何必問邪

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

以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

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

啖徒溫翻少詩沼翻省悉景翻

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

已竟也語

數日復還

復扶又

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

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

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

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

之又問其次亮不答

費禕字文偉亮不答繼禕之人非高帝此後亦非乃所知之意蓋亦

見蜀之士無足以繼禕者矣嗚呼

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

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

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逼

猶恐亮未死也

於是儀結陳而去

陳讀

陣曰入谷然後發喪入斜谷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

司馬懿字仲達以當時百姓之諺觀之時人之於孔明何如也懿聞之笑曰吾能料

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

才也

方亮之出也懿以為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及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為天下奇

才觀此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為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行下孟翻追至赤

岬不及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漢前軍師魏延

蜀置中軍師前軍師後軍

師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

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

韓信請兵故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亮制而

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

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

便了

斯此也須待也言即此待之便
可辦事分扶問翻度徒洛翻

軍戎節度取辦於

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

下退
稼翻

唯儀不假借延延以

為至忿有如水火

言不可
同處也

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

偏廢也費禕使吳

費父涕翻
使疏吏翻

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

收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

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

憤古
對翻

釋云心亂也

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

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

黥布韓信也

今方埽除強賊混一函夏

夏戶雅翻

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

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

計也

楫與揖同

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

軍節度令延斷後

斷讀曰短

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

發

亮固知延非儀所能令矣

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

揣初

委翻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

此魏延矜高之語也見賢遍翻

府親官屬

便可將喪還葬

府親官屬謂長史以下也

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

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

勒作斷後將乎

將即亮翻

自與禪共作行留部分

分扶問翻

令禪

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

時禪為亮司馬延知儀必不從故因禪來劫與共作行

留處分行謂當從亮喪還者留謂當留拒敵者延欲令禪手書處分之語告其下諸將也

禪給延曰

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

給徒亥翻為于偽翻更工

衡翻必不違命也禪出奔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

尋繼

也言繼時而悔也

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

還

胡丑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延大怒攬儀未發

攬初銜翻自後爭前曰攬今人

猶言

先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

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

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

槎仕下翻邪斫木也

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

南谷即褒谷也南谷曰褒北谷

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

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

禦延

何平即王平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

平叱先登曰公亡身

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

為于

翻

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

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難乃行

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問音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

已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延雖

無反意使其輔政是速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

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治直之

翻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

如其所言

卒子恤翻

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

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

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

儀度也軌

法也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

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

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

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言事事物理必從其本而治之循名責實虛

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

蕭之亞匹矣

治直吏翻亞次也匹遇也

初長水校尉廖立

廖力弔翻姓也裴松之音理救翻姓諧廖姓周文王子伯廖之後後漢有

廖湛風浴通曰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颺蓋其後也

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

常以職位游散

散悉亶翻

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

汶山

據立傳廢徙汶山後主初立之時也汶山漢武帝開為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又分置汶山

郡唐為茂州汶山縣汶音問

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

聞之亦發病死

平廢徒見上太和五年

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

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復扶又翻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

言聖人以為難

見論語鄭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

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受二夫之田是定稅三百家也

諸葛亮

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

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
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樂音洛流於恕之德法行於
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
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

為于偽翻

百姓遂因

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

姓譜習國名後以為姓風

俗通漢有習
晉為陳相

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于沔陽

近其斷其

私祀

斷音短

漢主從之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

假節督漢中

代魏延也

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

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

喪息浪翻

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類倫也萃聚也

處羣僚之右

處昌呂翻

既無

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

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哀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

此巴丘即

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有天岳山臨大江一名幕阜前有培塿謂之巴蛇冢相傳以為昇屠巴蛇於洞庭其骨

若陵因謂之巴陵

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

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

使疏

史翻

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

守何也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

事執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

謂抗言不

為吳屈又盡情無所隱也

禮之亞於鄧芝

蜀先主殂諸葛亮當國始遣鄧芝使吳

吳

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

民而已

陸遜先嘗部伍山越為兵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其餘深遠莫

能禽盡屢自求為官出之

為于偽翻

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

議咸以為丹陽地執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

隣接

會工外翻
番蒲何翻

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

重直龍翻

其幽邃人

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

長知兩翻

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

莽莫補翻又母黨翻草深曰莽

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

兵俗好武習戰

好呼到翻

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

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

走音奏狖余救翻訖文曰狖鼠屬善旋

時觀

間隙間古覓翻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逢

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

聞之亦以事終不逮

逮及也謂恪所出山民終不能及四萬之數也

歎曰恪不

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

越將軍

以招撫山越為將軍號

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冬十一

月洛陽地震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

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一月濬還武昌

太和五年吳遣潘濬討武陵蠻

資治通鑑卷七十二